

李虎《元代南戏〈赵氏孤儿记〉的重要价值及版本源流》（中山大学学报 1993 年第 2 期）一文提要出来。但这个

南戏非由元纪君祥杂剧《赵氏孤儿》直接影响出现，亦非产生在元代后期。

成的是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》之一的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。据钱南扬先生考见，《错立身》出于宋人之手，作于“至正”（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·前言》），依此，则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最迟也当作于宋元间，所以徐渭《南词叙录》称为“宋元旧篇”。徐渭曾列举宋金元戏文二十九本，因为曲体的限制，半数以上均未用其剧名全称。但《永乐大典》既称为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，则其剧名全称。《远山堂曲品》著录《八义记》时说：“传赵武事者有《报冤记》……”，可为一证。

卷四[正宫·刷子序]：

元月，谋害兰英；张叶身荣，将贫女顿忘初恩。无情：李勉把韩妻鞭死；王魁负倡女亡身。叹古今，欢喜冤家，继续东窗事犯，谋害忠臣；赵氏孤儿，恩仇是岸贾公孙。风情：贾充宅偷香韩寿；宁王府磨勤通神。叹古今，墙头马上，情既云“集古传奇名”，所录当即此本南戏。而散曲中所集十剧，提示的均其纲领。所谓“恩仇是岸贾公孙”，也见于先《词谑》里的一则资料也可证明：

真江丹徒人……尝与众扮演《赵氏孤儿》戏文，容为公孙杵臼，见听者无戚容，归即左手捋须，右手打其两颊尽赤，一番，其孤苦感怆，真有可怜之色，难已之情。异日复为此戏，千百人哭皆失声。归，又至镜前，含笑深揖曰：“赵氏孤儿”，即系指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。富春堂刊本、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与锦本均无此情节。引文中杵臼一色，前文已见，一定是主要人物。又今传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第40出“北邙会猎”最后，有四句下场诗：“毒不毒赵氏孤儿”，这四句诗与本出内容毫不相干，应是误录在內的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的题目，所以《赵氏孤儿记》《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》例，这四句应在全剧之首，作为总一故事的纲要。据此，宋元旧篇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是一本敷演围绕赵氏孤儿而斗争的戏文。

《广正谱·附南戏北词正谬》录有“南赵氏孤儿”的一曲[正宫·混江龙]：

下面闹如飞。这都是富豪家子弟，簇拥着宝马香车，难道倩人扶上马，一任的爱月夜眠迟。楼头住鼓，画角停吹，金戈铁马，则是那皇朝有道与民同乐太平时。

“双句开琵琶双句之渐”。《琵琶记》作于元末，李玉所署“南赵氏孤儿”当然要更早一些，且富春堂刊本、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均有此曲。此外不复可见。有一点倒是值得一提，宋元南戏有此旧篇，正与两宋对赵氏孤儿故事的播扬有关。如果说纪剧生前的公孙杵臼，这正是金地已经沦陷，而南宋尚在抗战的时代精神的一个曲折的反映。

纪君祥创作杂剧同时，宋元无名氏曾以同一题材创作有南戏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。并且，这本南戏与《赵氏孤儿》杂剧距离甚远。

《赵氏孤儿》剧目的版本源流：

	锦本	富春堂本	世德堂本
《赵氏孤儿》	《正始》		
		《八义记》	

》

天历至正本南戏《赵氏孤儿》

锦 本

《儿报冤记》 徐元《八义记》

富春堂本

六十种曲本《八

北图本

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直至第 22 出，公孙杵臼方才出场，只是自报家门；第 24 出他再度登台，也不过是个陪衬，为“死难”，便匆匆下台。况且短短四出戏，还不全为公孙杵臼而设，这显与前文所录李开先的记载和[刷子序]的提要“说一番，唱一番，哭一番”的关目。显然，富春堂刊本、世德堂刊本并不是“宋元旧篇”的那个本子。

徐于室在他们合撰的《汇纂〈元谱〉南曲九宫正始》的“臆论·精选”中说：“词曲始于大元，兹选俱集天历至正间之词，间有不足，则取明初者一二以补之。”其所著录的《赵氏孤儿记》，虽未注明辑自《元谱》，但入选曲数，亦在“间有不足，则取明初者一二”之中，而显然应是天历至正间的作品。所以《九宫正始》于“赵氏孤儿”名下注谓“明初词曲，亦可用”。但其词太质，每欲如杀狗校正之，而棘于手，姑存其古色而已。即以赵武为岸贾子，正是戏局。”天成万历间词古质，所著录的当就是这个天历至正间的《赵氏孤儿》。《九宫正始》选有天历至正本《赵氏孤儿》53 曲（非全本 38 曲，同于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八义记》者 10 曲，两本均非者 5 曲。而合于世德堂刊本的 38 曲，分布于世德堂《赵氏孤儿记》第 1 至 24 出，情节包括：桑救辄、张维讽谏、遣鉏行刺、鉏猊触槐、赵府占梦、犬扑宣子、灵辄负盾、赵氏族灭、报产孤儿、盗孤盘孤、托孤于义、幽魂索命、指说冤枉、孤儿报冤等主要情节。因此，天历至正本虽已散佚，其面貌据世德堂刊本尚大致可窥。

《赵氏孤儿记》与《赵氏孤儿》杂剧所敷演的故事既属同一题材，其基本情节相同，原是可能之事；然世德堂刊本因受杂剧影响，有些关目都是纪君祥首创，并非史实固有的。晋灵公剧中不出场，一也。赵盾、屠岸贾文武不和（南戏第 7、13 出），二也。灵辄巧遇盾危（19），四也。杵臼弃职归农（22），五也。婴投杵臼（22），六也。程婴“托孤于义”，守门盘孤，三番两次纵孤复索，最后自刎明志（28），八也。程婴以己子代孤（28、30、31、33），九也。杵臼共谋，以岁数不以难易分责，甚至计谋已定，程婴尚疑杵臼攀指（31），十一也。程婴首孤，杵臼死节，乃至程婴为义子（33），十三也。孤儿报仇之时灵公已亡（37），十四也。孤儿观画，程婴指说冤枉，甚或婴示烦恼之状（38），十五也。

报冤(44)，十六也。等等。且南戏的不少宾白由杂剧演化而来，就是一些曲词，也显带母胎的痕迹。

《赵氏孤儿》是元无名氏改编《赵氏孤儿》杂剧而又兼蒙宋元南戏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影响的南戏；今传富春堂刊本、世德堂刊本。

本，据傅惜华《明代传奇总目》，有：“一、明末汲古阁原刻初印本，二卷，有封面，称作‘八义记定本’。二、清康熙年间钞本，傅惜华藏，二卷。四、听雨楼查有 藏抄本，前南京国学图书馆藏，不分卷。五、清抄本，北京图书馆藏。六、上海古籍书店辑‘古本戏曲丛刊二集’第22种，据汲古阁原刻本影印”。此外尚有：七、一九三五年开明书店排印《六十种曲》本，据世德堂刊本重印，回复了初印本的面貌，第一套第二册所收本。这八个本子，除傅惜华藏乾隆二十年抄本笔者未能访见之外，其余七本八为一类，四、五为一类。前一类，不论是汲古阁原刻本初印本，还是《六十种曲》的各种组合本，都是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八义记》对照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（《世界文库》第七、八两册就收有刘师仪的这种校勘本），很容易看出整理出目、修全体例、更动关目、调整场次、润饰宾白、增删曲词等这种形式上的分合删饰、整齐划一的工作。即使是那些不同的，也只是易字换词，使其名副其实而已；有的出目更干脆取自世德堂刊本插图的标题。再如曲词，世德堂刊本153曲，另曲词相同而曲牌不同者又45曲，因承超过大半。又如场次，世德堂刊本四十四出，实则五十二场，《六十种曲》本，每出一场，纠正了一些南戏头绪纷繁、场上忙乱的弊病。实在，南戏《赵氏孤儿记》思想和艺术均存在有严重的缺陷，水平和趣味的抵制，将它加以改编已是势所必然。而且明初至中叶这个时期，正是元明南戏四大声腔争奇斗胜向传奇过渡的时期，要求将旧有剧本加以改造整理。《六十种曲》本正是顺应这种潮流的“本元人《孤儿记》而改削之”（《传奇汇考》卷一）。这个本子流传的，就是这个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八义记》。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刊行的《群音类选·群音补选》，选有《赵氏孤儿》第五出相比，仅少[神仗儿]两曲，但这两曲系丑角所唱小调，可以不录。而世德堂刊本却与之大异，这是最早记载《赵氏孤儿》的本子。《六十种曲》本最晚不迟于万历中期已经大致定型。其后万历四十四年刊行的《吴歙萃雅》、天启三年刻印的《词林逸响》、崇祯年间刊行的《广正谱》，选的也都是这个本子的单出或只曲。

作为剧名的记载或者要更早一些。吕天成《曲品》和祁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所著录的《八义记》不计之外（这个本子已佚），沈璟《南九宫谱》选有《八义记》的八只曲子，只有[添字红绣鞋]一曲接近《六十种曲》本，余则全同世德堂刊本。沈璟编定《南九宫谱》的时候，已经又名《八义记》。这一推断尚有几例可证：《群音类选》所选之“公主赏灯”四出，虽标明选自《八义记》，实则全同世德堂刊本，此证一。《远山堂曲品》著录南戏《赵氏孤儿记》时记作《赵氏孤儿》，然与今信口之词，正自不同”，明以《八义记》称《赵氏孤儿记》，此证二。《钦定曲谱·南吕宫过曲[红衲袄]》引《拜月亭》，皆以[红衲袄]作引子，独《琵琶记》竟作过曲”。《金印记》、《拜月亭记》、《琵琶记》均元明南戏，而《赵氏孤儿记》无疑，此证三。其实，《赵氏孤儿记》既然全面敷演赵氏孤儿故事，剧中赞助忠的一方的主要人物又可

《赵氏孤儿记》、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八义记》是相对独立的不同的本子，既通称《八义记》，便势必造成称引中的混乱。实际上，沈璟是并选世德堂刊本和《六十种曲》本，通称《八义记》，如果不与原本相校，对于正选既选了“公主赏灯”，在《南九宫谱》中又选录《赵氏孤儿记》和《八义记》的曲谱，有《南词定律》、《九宫正始》、《九宫大成》等三种。《南词定律》选

的，但说得过于简略，今补充论述如次。

《六十种曲》，于《八义记》下署名：徐元。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八义记》作者徐元说如此起始作俑之后，《古人传奇》、《曲话》、《今乐考证》、《曲目新编》、《曲录》陈陈相因，均以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八义记》判归徐元，造成整个曲学界的错觉，认为《六十种曲》中的《八义记》，“撰人不可考”。这个见解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，直至《八义记》虽非徐元所作，徐元改编有《八义记》一本，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。徐元其人的生卒行谊已不可考知，但《曲品》既云“近有”，则徐元当与天成同时而为万历间人。然“叔回”为字为号不明，《南词新谱》补充了一句：“南词新谱”所选《八义记》[鹤冲天]一曲下原注云：“用韵杂，此曲今人改用[玉抱肚]矣。”而“改用[玉抱肚]”的“今人”，当时徐元的《八义记》尚未成篇。按沈璟万历十七年以疾归里，放情词曲，他编定《南九宫谱》必在万历十七年以后。《八义记》的时间，似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三十八年之间。

虽已亡佚，它的大略面貌还是可以窥知的。李调元《剧话》卷下：“今《八义》剧所演鉏耒、提弥明、灵辄三事，乃晋四年传。”调元这里说的“晋因韩厥之言以立赵武”，即《远山堂曲品》所谓“以韩厥生武而不死于武”，显指程婴而言，本诸太史公之《晋世家》，婴乃赵氏家臣，以己子易赵子，见其忠于所事……彼《八义记》者，直抄袭太史公，与祁彪佳所记“以程婴为赵朔友”不合，然“直抄袭太史公”，应是《远山堂曲品》“皆本于史传，与时本稍异”之《八义记》，当然也该是徐本了。要之，徐元《八义记》是一个继承了时本富有戏剧性的主要关目，而又更近史实的本子。程婴“以己子易赵子”、观画等，均同时本。但它“以喉犬在宣孟待宴之际，以韩厥生武而不死于武”等，在舞台上必将引起重大的调整，徐本有别于传本《八义记》，而另自格局，当是可以想见的。可能徐元对戏剧并不怎么擅长，排场上大约干硬僵滞，因此吕天成批评说“未佳”，焦循更嘲之为“板拙无聊”。

《南词新谱》所选有《八义记》一曲[永团圆犯]：
莫孤负此良宵。中天皓皓光如洗，庭砌畔，花阴绕，韶华易老。双缠小亭花绣草，楼阁侵云表，风清露皎。山隐闻钟，金凤翅，慢行休啰唆，只恐外人瞧。

此曲为观画之前程婴等所唱，然小玉指何人不明，且世德堂刊本《赵氏孤儿记》与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八义记》均无此曲，乃徐本所出。

《南词新谱》所选“赵盾挺奸”一出，却未必为徐本原有。理由有二：徐本既注重史实，又“以喉犬在宣孟待宴之际”，极有可能为赵盾、屠岸贾，舞台上也可能不同场，这是一。以世德堂刊本《赵氏报儿记》和《六十种曲》本系统《八义记》又《南词新谱》所录[瑶台月]、[梁州序]，《九宫正始》所录[菊花新]、[海棠抱玉肚]，《南九宫谱大全》所录[吴织机]等均无此曲。毛晋先生“字句与今存两本皆不同，或即出于徐叔回本”的推测很难成立，这是二。前面说过，《万壑清音》所选“赵盾挺奸”一出，是止云居士从某一个《六十种曲》本《八义记》的改编过渡本中选出了这一出的。

此曲万历中期产生以后，至少在李调元和焦循活动的乾隆年间尚在流传，但它的传布不广，否则毛晋便不会张冠李戴

《赵氏孤儿》传奇，只是这个本子也不见传了。京剧传统剧目中有一个单折叫《兴赵灭屠》，言“晋悼公即位，韩厥抚养赵氏孤儿”（见《京剧剧目初探》），与徐本切合，或自徐本而来。又据《东周列国志》，孤儿出宫系韩厥用调虎离山之计，调开屠岸贾，程婴抚养；待孤儿长成，韩厥便建议晋景公恢复了赵氏宗祧。按《东周列国志》成书于明末，是一本历史小说，韩厥为杜撰，此或亦徐本《八义记》影响所致。

《赵氏孤儿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京剧《兴赵灭屠》推想，韩厥似为徐本演满全场的主要人物。纪君祥《赵氏孤儿》杂剧以程婴为主角，《赵氏孤儿报冤记》则强调公孙杵臼；元明南戏《赵氏孤儿记》以及它的昆曲改编本《八义记》（《六十种曲》本）则与徐本有特征性的区别了。

厦门大学图书馆